五禮通考

口仁2
1063
59

五十九

門 口 12
號 1062
卷 59

此係明治廿八年八月諸同人所贈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李奉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四十二

學禮

蕙田案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太學之制昉于五帝其名爲成均虞曰庠夏曰序殷曰瞽宗周曰辟廱又兼立四代之學是爲五學又有門闈之小學以教國子四郊之小學以教國人待其既長然後由小學而進于太學焉其鄉遂州黨亦各有學諸侯之國亦立大學小學鄉學蓋三代以上莫不以立學爲先務其教之之法國子則師氏詔以三德

保氏詔以六藝大司樂詔以樂德樂語樂舞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中年而考校
九年而大成其秀者官之其不率教者屏之
至於鄉學則鄉遂之吏受教法于司徒以鄉
三物教之歲時書其德行道藝三年大比興
其賢能而登于天府又中年論其秀者升于
太學俾與國子齒焉諸侯則歲貢其太學之
秀者天子試之射宮視其賢否而行慶讓之
法以是知先王之於士教之必周擇之必慎
而後可收得人之效也天子又以春秋視學
修釋菜之儀舉養老之典承師問道合語乞
言以身先爲之嚮導故學士莫不蒸蒸丕變
相與勉爲賢者而恥爲不肖然則學之禮顧

不重哉古禮經有學禮一篇見於大戴禮賈
誼新書所引惜其文不傳今採錄經傳以補
禮經之闕而後世學校選舉視學養老經筵
見於史者俱以類附之其釋奠儀節已見吉
禮故不及云

禮記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
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
養庶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
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西郊周立小學于西郊膠之言糾也
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繆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
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
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則無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制是
州黨之序則敬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
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為庠制故上文云
者老皆朝于庠是也周大學在國之西郊鄭敬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

文王之時猶從殷禮
故辟廱大學在郊

內則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蕙田案虞殷之太學在西夏周之太學在東東膠又在辟廱之東故大戴禮謂之東學以其法夏后氏之序故亦曰東序對郊外小學而言故以東膠爲大學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亦謂東膠也

王制天子曰辟廱（注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也案詩注云王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疏謂於此學中習

詩大雅靈臺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傳植者曰虞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箋）論之言倫也虞也栒也取以懸鐘鼓也設大版于上刻畫以為飾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言感于中和之至（疏）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

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于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傳逢逢和也有瞏子而無見曰矇無瞏子曰瞍公事也（箋）凡聲使瞽矇為之

蕙田案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以警衆及天子至始大合樂故於鼓獨一再言之

周頌振鷺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辟君章包鷺潔白之鳥也西雝文王之雝也言文王之時辟雝學士皆潔白之人也）

何氏楷曰辟通作璧廱說文謂天子鄉飲之地即辟廱也字从广雝聲按廱字當从广下邕广讀若儼象對刺高屋之形四方有水曰邕辟廱之制四面有水環之正合邕義从邕為意兼聲今不諧邕而諧雝殊不可解雝者鳥名也漢書又通作雍考說文乃無雍字三輔黃圖云周文王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亦

曰璧廱如璧之圓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于外禮統云內如覆外如偃盤毛云水旋卽如璧然土之高者曰邱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邱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邱言之以水繞邱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陳祥道云辟廱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考之於禮輔簋錢之類皆外圓內方圜而函方陰陽之義也漢明帝視辟廱人圜橋門而觀周制宜亦然也今案據此則辟廱之說本自明白繹其字義卽其制度亦可想見後人紛紛妄生異論白虎通謂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賤故謂之辟雍也韓詩說謂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禮記注疏謂辟明也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和諧樂書謂夏后氏以序名學則主以禮射而畧於樂商人以瞽宗名學則主以樂教而畧於禮周人兼而用之而名其學以辟廱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為禮廱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為樂辟廱以本之則禮樂之教足以同人心出治道胡致堂謂靈臺詩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虡業莫不均調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皆以已意穿鑿附會最誤學者故詳闢之鄭云辟廱三靈皆同處在郊今按黃圖載靈臺辟廱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則同處之說不為無據項氏駁于飛于彼西雝先儒亦謂辟廱在西郊故曰西雝也韓詩說謂辟廱在南方七里之內此不足信孫鑛云東漢云辟廱名靈臺正是法周蓋二地相近

大雅文王有聲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烝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疏〕辟廱之禮謂養老以教孝弟也）

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立為天子之學矣

（何氏楷曰武王遷鎬已久及有天下鎬始稱京辟廱在鎬京中所以教天子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之處武王所首重故特舉而言之）

蕙田案周於國中立五學而辟廱居其中其東西南北四學則為教國子肄業之地故武王臨辟廱而四學之士咸來觀禮莫不感化於德心悅而誠服周之作人於斯為盛經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謂成均上庠瞽宗東序之學者非汎指四方之人也

白虎通德論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者象璧言積也積天下道治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

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注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

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

鄭氏鍔曰大司樂所掌者樂也周人於成均之中教樂德樂舞樂語則成均乃習學之所大司樂所掌者樂官之法以治學政則於他學之法無預可知名曰成均者德不能無虧性不能皆平樂之為教所以成之均之

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注鄭司農云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疏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瞽宗以其教學在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

禮記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周立三代之學學書于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于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凡語于郊者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

蕙田案文王世子曰成均曰東序曰瞽宗曰上庠獨不及辟廱非教學之所也

士而言辟廱當入學而大子齒

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陸氏佃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立直于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于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舞樂語者就成均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食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學禮曰帝入東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

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雍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若辟雍雖太子不得預太子入學學者所學之宮也辟雍非其所學之宮故云四學

鄭氏鍔曰周人立五學中曰辟雍環之以水水南爲成均水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惟天子承師問道及養老更之類乃就辟雍故大戴禮有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學太學之文益周人立四代之學禮記云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又云瞽宗商學也然上庠下庠虞也東序西序夏也左學右學商也東膠虞庠周也不見成均爲何代之學獨董仲舒謂五帝學康成從之他無所見或者以成均爲辟雍豈其然歟

蕙田案陸氏鄭氏解四學五學之說極精惟云食三老五更就辟廱則未然三老五更之位在東序不在辟廱也

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注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疏周之小學在西郊王制云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

陳氏禮書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馬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馬即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食三老五更於大

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

蕙田案注以西學爲西郊之虞庠不如陳氏主瞽宗之的然陳氏謂天子視學在成均則又誤以成均辟廱爲一

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注)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朱子曰王制論學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說曰以雝爲澤蓋即旋邱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學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記所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耳

蕙田案孟子云序者射也澤宮爲習射之所

其當在東序與

大戴禮保傅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始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廢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不踰矣(注)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代之學也春氣温養故上親夏物咸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

藏于地惟象于天半見也故上罰也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

蕙田案此文亦見于賈誼新書漢書賈誼傳其所引學禮蓋古禮經之文而今不傳矣周立四代之學于國又立辟廱於中故有五學盧辨注大戴禮亦未明晰

易傳太初篇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

蕙田案蔡邕明堂論引此又引大戴保傅篇云與易傳同則此文當有夜入北學四字傳寫偶脫之耳云太學天子所自學則世子不得與可知與祭義四學之說互相發明

又案天子之學有五中爲辟廱亦曰太學天子視學則臨之其南爲成均亦曰南學學樂德樂舞樂語者居之成均者五帝之學也其北爲上庠亦曰北學學書者居之上庠者虞學也其東爲東序亦曰東膠亦曰東學學干戈羽籥者居之東序者夏學也其西爲瞽宗亦曰西學學禮者居之瞽宗者殷學也辟廱居其中四學環其外辟廱爲天子講禮之學雖世子齒學亦不得就焉四學爲學世子及學士之學故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大司成論說於東序大師詔禮于瞽宗典書者詔書於上庠祭義云四學據世子齒學而言學禮云五學據天子入學而言其實一也以四學對辟廱則辟廱爲太學以郊外之小

學對四學則四學亦爲太學矣至郊外之小學則倣虞氏下庠之制謂之虞庠在國之西郊皇侃謂四郊皆有虞庠然經無其文不可知也先儒說學校之制人各一說紛如聚訟今以學禮五學祭義四學參之文王世子王制周禮詩大雅諸文反覆討論惟陸農師鄭剛中之說獨爲精當故依用之其漢唐以來諸儒之說臚陳於後畧爲辨正庶知所折衷焉

辨諸儒以辟廱與明堂太廟爲一

詩靈臺孔疏異義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鱉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有太廟之中辟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

也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與靈臺皆同處在郊矣圜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圜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明晳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即天子太學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太學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廱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實一也賴子容春秋釋例云大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鄭必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奮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著玉杯而食于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

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覩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非其義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大廟者明堂之內大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王制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大學非廟也非所以為證也周人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為正也左氏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毀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遷逸之書文多假託又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之制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于事實故先儒雖古異端亦不據為說然則明堂非廟而已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正謂明堂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也至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

蕙田案明堂辟廱本非一地說者以大戴有明堂外水曰辟雍之語而明堂五室辟廱五學又畧相近因傅會之馬宮蔡邕盧植賴容王肅諸家皆承其誤惟鄭康成非之而袁準正論駁之尤詳可謂有卓然之識者矣至袁氏以辟雍與太學為二其誤與孔疏同當分別觀之

辨劉氏孔氏以辟廱為小學

禮記王制孔疏劉氏以為周之小學為辟廱在郊詩靈臺孔疏王制言太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圜洽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辟廱與太學為一所以得太學移而辟廱不移者以辟廱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廱與太學為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為辟廱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廱矣

蕙田案殷制太學在郊文王殷之諸侯故立

辟廱于郊辟廱之名叙於文王至武王宅鎬建辟廱于國中遂爲周家一代之學諸侯不得立焉文之辟廱殷制也故在郊武之辟廱周制也故在國靈臺辟廱何必在一處疏家比而同之乃以辟廱爲小學即西郊之虞庠失之遠矣

辨注疏以瞽宗上庠爲小學

禮記文王世子孔疏東序是大學也春夏學干戈而用動秋冬學羽籥而用靜皆據年二十升於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注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于國者含周家爲言耳故與此注不同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即周之大學爲夏之制也先師以爲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案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于虞庠是周之小學爲虞庠也又此學虞學也學舞于夏學學禮于殷學若周別有大學小學更何所教也

蕙田案疏以東序爲大學瞽宗上庠爲小學不知三者皆大學也記稱學干戈羽籥于東序禮與書何故學禮書者獨在小學乎周立虞氏之上庠于國又立虞氏之下庠于郊經云上庠者別于西郊之下庠也注疏誤以上庠即虞庠遂并瞽宗成均爲一

辨注疏以成均虞庠爲一

禮記王制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于虞庠則郊人亦得酌于上尊以相旅 疏春秋繁露云成均爲五帝之學虞庠是辟學則成均五帝學也以無正文故云近是也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注周人立此學之宮 疏即虞庠是也 又故云王氏詳說曰世子篇曰謂之郊人遠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郊人云者郊之小學所謂養老于虞庠是已成均云者國之大學所謂養國老于上庠是已鄭氏以成均爲虞庠失之

蕙田案王氏辨成均非虞庠虞庠非上庠則非是至以成均爲上庠則爲四郊之學辨注疏以四學爲四郊之學

禮記祭義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疏）天子設四學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為小學設置于四郊足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皇氏云四郊虞庠為以四郊皆有虞庠

蕙田案四學之說

辨劉氏項氏四學皆大學非四郊之學說見前

劉氏敞曰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北為有虞氏之學其東為夏后氏之學其西為商人之學當學羽籥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庠辟雍惟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于辟雍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以其包四代之制故記禮者或有指虞庠名之或有指東序名之所以紛紛如此之多者所指之體偏也

蕙田案辟雍之南尚有成均一學成均東序瞽宗上庠四代之學也合辟廱為五學劉氏說尚未備

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樂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蓋致於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脩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庠在其東南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璧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

蕙田案項氏說本于原父以瞽宗即校亦未然

辨陳氏禮書三學之說

陳氏禮書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益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郊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皐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為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矣

蕙田案周有五學如陳氏禮書所說止有三學由不知成均與辟雍非一地又誤以上庠

為虞庠耳

蔡氏德晉曰天子設四學中為大學名曰成均教者所居以施教之地不在數中外四面為四學南曰辟雍北曰上庠東曰東序西曰瞽宗皆學者所居以肄業之地

蕙田案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則成均亦學者肄業之地矣辟雍居中惟天子視學則臨之成均在辟雍之南蔡氏以成均居中非是

右天子五學 郊外小學附

周禮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也）保氏使其屬守王闈（注闈宮中之巷門）（疏師氏之屬守中門外保氏之屬守王闈門）

蔡邕明堂論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闈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

蕙田案天子立小學有二其一為門闈之學師氏保氏掌之所以教太子而國之貴游子弟亦學焉其一為郊外之學王制所謂虞庠在國之西郊先儒又謂四郊皆有小學後世既立國子學又立四門學蓋取於此大戴禮保傅篇云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成童而就大學盧辨注云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蔡邕明堂論亦云周官有門闈之學而鄭氏注周禮不之及焉亦踈矣世子學於虎門其所與共學者惟王子弟及公卿適子耳其餘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中之秀者當學於郊外小學若國中之大學則王制云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造皆造焉蓋皆由小學而進于大學者

也

右門闈小學

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古者謂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于鄉遂在遠郊之外（疏）家有塾者此明塾之所在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教于塾黨謂周禮五百家也庠學名也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者也術遂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遠有序亦學名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也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也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及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而尊魯亦立四代學餘諸侯於國但立時王之學也周禮六鄉之內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鄰為酇五酇為縣五縣為遂州為鄉六遂之內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今此經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故此注云歸教于閭里其比與鄰近止五家而已不必皆有學鄭注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故鄉飲酒之義云主人拜迎賓于序門是鄉之所居黨為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為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為序也皇氏云遂學曰庠與此又違其義非也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

陳氏禮書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黨有庠序術有序國有學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

蕙田案古字術與遂通用月令審端經術注云術周禮作遂遂水經注引此文亦云遂有序陳澔謂術當為州非也

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周禮地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注）序州黨之學也（疏）黨正云飲酒于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為序若鄉則立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庠則鄉學也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

陳氏禮書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鄉飲酒尊兩

壺于房戶之間鄉射尊於賓席之東蓋鄉飲在庠而庠有房室故尊于房戶之間鄉射在序而序無房室故尊於賓席之東而已鄉射禮豫鄭氏曰今文豫爲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堂序也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於其有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淺而前於其無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深而後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名蓋本於此

孟子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

朱子曰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

漢書儒林傳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蕙田案以王制內則明堂位考之當云虞曰庠夏曰序而校無明文或云殷曰校想當然矣周則鄉學曰庠遂學曰序州黨學亦曰序其縣鄙學蓋曰校何休曰中里爲校室里屬于縣鄙則縣鄙曰校可知也蓋兼三代之名而命之

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既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

白虎通德論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也

陳氏禮書塾說文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食貨志亦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蓋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爲之門塾坐父師少師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書言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先路象路也次路木路也象路貴於木路而象路在右塾則左塾者東塾也里胥尊於鄰長而里胥在右塾鄰長在左塾則右塾者西塾也何則自內視外則左東而右西自外視內則左西而右東也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此左西而右東也又曰公事自闑東私事自闑西此左東而右西也然則書言左塾史言右塾皆西塾也自內外言之異耳漢之時閭里亦有門史稱石慶入里門是也

漢書食貨志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于邑冬民既入餘子在于序室

劉氏敞曰周人以有虞氏之庠建之於鄉故州有序以商人之校建之於黨故黨有校自黨以下皆爲小學而非四代之制以教童子而已擇小學之秀者移之校擇校之秀者移之庠擇庠之秀者移之序擇序之秀者移之太學

項氏曰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于天下

蕙田案黨學名序見于周禮劉氏項氏以爲

黨有校者臆說也

蔡氏德晉曰立學之制鄉則比無學而閭有學族無學而黨州鄉有學遂則鄰無學而里有學鄰無學而鄙縣遂有學閭里之學皆名塾而在巷首黨州之學名序當在中閭鄙縣之學名校當在中里也鄉學名庠遂學名序遂降鄉一等遂學既名序鄙縣之學不得不名校矣左傳鄭人游于鄉校鄭風子矜刺學校廢康成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蓋鄭之始封本在西都畿內故猶以六遂中縣鄙之學名其鄉學也

觀承案黨庠遂序之名雖不同然鄉尊於遂故遂學僅與鄉之州縣同名爲序正是可通惟校無考據左傳鄭人游於鄉校則校爲鄉學之名亦可徵矣蔡氏謂鄙縣之學名校者恐不足据榕村李氏以校爲鄉學之名極是似當從之要之庠序校學之名對文則各別散文亦可通禮家之言每有異同參錯者正坐此以意會之可也

右鄉遂學

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注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疏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可知云此殷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

陳氏禮書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者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于朝故也

蕙田案殷制大學在郊周制大學在國天子

諸侯曰類宮（注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疏類是分類之義故為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案詩注云類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

陳氏禮書類宮泮水也其制半於辟廱而水益闕於北方也諸侯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存南所以便人之觀也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徹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注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則徹于東序故云乃退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北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既退徹于東序明釋菜在于虞庠）（疏諸侯唯立時王之學何得云乃退徹之學若魯國之北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得有夏之東序謂之東序在東）

蕙田案五等諸侯之大學皆有東序不獨魯也

禮記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注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序之言射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類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疏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序次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魯謂之瞽宗殷人尚質故於此祭先祖也周人尚文故於學祭先師也）

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注類宮郊之學也）

詩靈臺孔疏魯是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為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殷禮故學在其郊也

陳氏禮書類宮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於上帝則於之先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亦設於類宮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歟

蕙田案魯立四學其中為泮宮其北曰米廩其東曰序其西曰瞽宗不立成均者避天子也魯之四學在國中故水經注云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宮中有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杜佑通典云魯郡古魯國有泗水泮水出焉建宮于上名為泮

宮其不在郊外明矣南郊與泮宮何必在一處詩云魯侯戾止何必定往郊外諸儒強以爲大學在郊之證皆不然也

詩魯頌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箋〕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何氏楷曰泮水北頮達二云泮宮之外水也於文半水為泮據說文云諸侯鄉射會意也鄭玄則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孔申鄭義云辟廱者築土為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廱也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故得圍觀之也天子宮形既如璧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為名則泮是其制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為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塹但水不通耳今案許鄭二說規制互異然白虎通有云泮宮者半于天子宮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與鄭說合三人占吾將從二人矣泮宮今或稱作黌宮當是璜宮之誤半水為泮字義甚明或通作類亦字訛也乃鄭注禮記又謂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因聲附會殆不足信至戴埴則直疑泮宮非學

名而引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泮水出焉建宮于上名為泮宮與楚之渚宮晉虎祁之宮無以異揚慎深然其說愚考一統志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縣治西南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水即詩所云泮也考乃此水本名以其為泮宮池又名為泮耳水因宮得名而謂宮以水得名乎戴揚可謂喜於立異而不顧矣鄒道元水經注云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箋〕在泮飲酒者謏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何氏楷曰王制云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周宮注載古逸詩云有昭辟廱有鶴鳴相從樂賢以族以文辟雍泮宮皆所謂太學也特

因天子諸侯而其名異耳王制又云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故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類宮魯之太學也魯太學在郊故將有事于上帝則於此有事焉孔云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詩言采芹藻之菜則云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蕙田案諸侯學制見於經傳者惟魯為詳鄭氏因謂諸侯惟立時王之學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今考文王世子稱王命公侯伯子男及養老幼于東序是諸侯皆有東序又稱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者當於西學則諸侯皆有瞽宗惟上庠之有與否則不可知耳諸侯亦有小學殷制在國中周制在郊

右諸侯學

詩鄭風子衿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

疏校是學之別名非謂鄭國獨稱校也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傳青衿學子之所服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學子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嗣續也女曾不傳辭聞我以恩責其忘已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程子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

春秋襄三十一年左氏傳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

右諸侯鄉學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九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奉翰總督漕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四十三

學禮

禮記學記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諗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注謂內則談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注）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洽振憂賓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疏）物事也司徒主六鄉故以鄉中三事教鄉內之萬民也興舉也三物教成行鄉飲酒之禮尊之以為賓客而舉之云民三事教鄉內之萬民也興舉也三物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者此並鄉大夫職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注）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執左道以亂政也（疏）此不弟即上六行友是也上文在睦婣之上此變言弟退在睦婣之下者上言友專施于人故在身不施于兄弟此變言弟兼施于師長六德六藝不該刑獨於六行設刑者德為在身不施于物六藝亦是在身之能不施於人故二者不該刑刑其行並是施之于人故禁其恐有愆負故該刑以防之也造言亂民民中特害別加此二刑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注）禮所以節正民之侈為使其行得中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軍賓嘉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王氏與之曰三物八刑皆言鄉者教法始於六鄉故也

蕙田案大司徒所掌者教民之法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注）德行內外之稱正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疏）以此三德教國子王太子已下至元士之適子也云一曰至德以為道本者至德謂至極之德以為行道之本也二曰敏德以為行本者謂敏達之德以為行之本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者善父母為孝以孝德之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此上三德皆在心而行不見故鄭云在心為德也云一曰孝行以親父母者行善事父母之行則能親父母冬溫夏清昏定晨省盡愛敬之事也云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者此行施於外人故尊事賢人良人有德行之士也云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者此亦施於外人行遜順之行事受業之師及朋友之長也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者此經直言國子案禮記王制云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書詩下文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故知國子之中有卿大夫之子也鄭不言王太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畧言之其實皆有也王制惟言大子文皆云教國子弟連弟而言故鄭兼有弟者大司樂及此下父子長幼之道者此約文王世子文也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為得杜子春云當為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疏）以其師氏知德行識其善惡得失故掌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即上大子已下言弟即王庶子以其諸侯已下皆以適子入國學庶子不入故知也云教之使識舊事也者即中失之事是也云中中禮也又引子春之義從古書中為得謂得禮者中與得俱合於義故兩從之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疏）言凡國之貴遊子弟即上王制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公即三公羣后之子弟者此即王制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公即三公羣后之子弟言遊者以其未仕而在學游暇習業云王公之子弟者此即王制云遊無官司者官司則事繁不得為遊故鄭以無官司解之鄭既以遊為無官司又引子春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者亦義得兩通故引之在下也

朱子曰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道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于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于敏則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

資精粗兩盡而不倚于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于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未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于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于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于勉矣況其又能即

是而充之以周于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

李光地周禮三德六德說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至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則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則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則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又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夫其名之若是其不仝何也曰此正成周之盛育材造士之方小大有品而先後有倫不可不察也夫鄉三物之教者鄉學也所謂小學也師氏

保氏之教國子者國學也所謂大學也若夫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則正典樂教胄之司皆所謂大學也小學之教則先行而後文孔子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大學之教則先知而後行孔子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是也然皆以身心性情爲之本故又有養之于文行之先者所謂德也此則不以學之小大而有殊也鄉三物之教先之以德次之以行次之以道藝其序明矣若師氏之教大司樂之教則不離乎三物而有深于是者其曰至德即修其知仁聖義中和之謂也德修則有以進乎道藝矣故曰以爲道本其曰敏德即勤于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學明則有以措諸躬行矣故曰以爲行本其曰孝德即篤于六行之謂但自民間言之則有睦婣任恤之事自國子言之則以取友親師爲要故彼六行與此三行爲不全也行篤則有以治人之悖亂故曰以知逆惡然則三德即三物之事也以其皆欲得之于心故皆貫之以德以其欲修德明道而不徒爲匹夫之行也故先道于行也凡經言道者即謂六藝故每以德行道藝並稱而保氏教之藝者即其養之道之實也至于大司樂之六德則正與師氏相表裏蓋知仁聖義必以中和爲極故中和即至德也六藝之業在敬而有常故祗庸即敏德六行三行皆以孝友爲先故孝友即孝德也由此言之名雖有異豈不全條而共貫哉孔門之教文行忠信文即六藝也行即六行也忠信即中和而所謂至德者是也異日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

也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是皆以德爲道本而以學爲行地周公孔子之道其揆一而已矣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注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右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嬴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祭祀之容齊齊翊翊皇皇濴濴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纍纍顚顚軍旅之容暨暨諸諸車馬之容匪匪翼翼（疏此道即上師氏三德三行故鄭云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乃教之六藝已下此乃保氏所專教也）

惠田案師氏保氏所掌教國子之法於門闈小學教之

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瀆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注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元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瀆者其遺禮可瀆者國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疏成均五帝學名建立也周人以成均學之瀆瀆式以立國之學內政教也大司樂合聚國子弟將此以教之先鄭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者案樂師惟教國子小舞大司樂教國之大舞其職有異彼樂師又無調樂音之事而先鄭云樂師主受其成事義理不可且董仲舒以成均為五帝之學故依而用之元謂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云成均五帝學也云成均之瀆者其遺禮可瀆者鄭見經掌成均之瀆即是有遺禮可瀆效乃可掌之故知有遺禮也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者案王制云王太子王子與元士之子及俊選者引文不馬此不言王太子王子與元士之子及俊選者引文不具此云弟者則王子是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也）

方氏慤曰成均之名學也成其虧均其過不及

陸氏佃曰大學五帝謂之成均三王為辟雍蓋人均有是性吾成之而已此五帝之事也若禮以辟之樂以雝之則致詳焉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注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或曰祭于瞽宗祭于廟中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洋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也）（疏經直言道鄭知是多才藝者以其云道通物之名是已有才藝通教於學子故知此人多才藝耳但才藝與六藝少別知者見雍也云求也藝鄭云藝多才藝又憲問云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禮樂既是六藝明上云藝非六藝也此教樂之官不得以六藝解之故鄭云道多才藝也

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疏〕此亦使有道有德教之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者諷是直言之無吟詠誦則非直背文又為吟咏以聲節之為異文王世子春誦注誦為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襄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而云為之歌齊為之歌鄭之等亦是不依琴瑟而云歌此皆是徒歌曰謠亦得謂之歌若依琴瑟謂之歌即毛云曲合樂曰歌是也云發端曰言答述曰語者詩公劉云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云直言曰言答述曰語許氏說文云直言曰論答難曰語論者語中之別與言不同故鄭注雜記云言言已事為人說為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灤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繼堯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疏〕此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者是小舞案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舞象謂戈皆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者鄭云樂之文武中其實六舞皆學也保氏云教之六藝二曰六樂此教者彼教以舞故其職也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云堯樂名也周禮大咸咸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周禮曰大咸與此經注樂名不同者本黃帝樂名曰咸池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若增修黃帝樂體者存其六本名猶曰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修者則改本名名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一為黃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為堯樂名則更與黃帝樂名立名名曰雲門與大卷為一名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必知有改樂名之義者案修牒論云班固作漢書高帝四年作武德之樂又云高帝廟中奏武德文始注云舜之韶舞名泰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五行舞

云德能躬行者案師氏注德行外內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彼釋三德三行為外內此云德能躬行則身內有德又能身行尚書傳說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則此人非直能知亦能身行故二者皆使教焉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先鄭云瞽樂人者序官上瞽中瞽下瞽皆是瞽矇掌樂事故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云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者此說非故引明堂位為證是殷學也祭樂祖必於瞽宗者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彼雖有學干戈在東序以誦弦為正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注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師亦在瞽宗矣若然則書在上庠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詩之先師祭於東序疑非世子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是皆有先師當祭可知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是天子親祭之不見祭先聖者文不備祭可知

蔥田案瞽宗在辟廱之西記云祀先賢于西學則凡先聖先師並祀於瞽宗也賈疏以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詩之先師祭于東序疑非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疏〕此必使有道有德者教之此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少別此六德其中和二德取大司徒六德之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之上其祇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加也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倍文曰諷以

注云五行本閒舞高帝六年改名文始五行之舞案此知有改樂之瀋也案孝經緯云伏犧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又樂緯云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注云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六英者六合之英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則伏犧以下皆有樂今此惟存黃帝堯舜禹湯者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鄭注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焉則此不存者義亦然也然鄭惟據五帝之中而言則三皇之樂不存者以質故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注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疏小舞即下文帗舞已下大司樂教雲門已下為大舞也十三舞勺勺即周頌酌也成童舞象即周頌序云惟清奏象舞也此皆詩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故以詩為舞也此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少時學之也二十舞大夏大夏夏禹之舞雖舉大夏其實雲門已下六舞皆學以其自夏已上揖讓而得天下自夏以下征伐而得天下夏為文武中故特舉之可以兼前後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注鄭司農云學士謂鄉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者鄉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而召之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歈籥注文舞有持羽歈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疏此籥師掌文舞故教羽籥若武舞則教干戚也此官所教當樂師教小舞互相足故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注云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

蕙田案大司樂以下所掌教國子之法於成

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疏崇四術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注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注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疏鄭意以為秋教禮春教樂冬教書夏教詩也所以詩得為聲者詩是樂章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為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為陰故大胥云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舞亦陽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記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為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陰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若不互言而但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禮書則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以樂詩也必互言者以此四術不可暫時而闕故令交互言之云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明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逐其陰陽以為偏主耳

蕙田案樂正即周官大司樂之職其所教四術詩則樂語是也樂則樂舞是也書與禮則大司樂未及焉大司樂主于論樂王制主于論教也二文相兼乃備

陳氏樂書 干戈羽籥樂之器而樂豈器哉凡學世子及學士必以是者欲其因器以達意故也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子之學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之造士則其才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先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益可見矣雖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於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爾書云比爾干稱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則句兵而其形欲倒皆

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教舞者朱其干玉其
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是以學干在小樂正
而以大胥贊之學戈在籥師而以籥師丞贊之干戈
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黷之意覩矣周官大
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
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兩胥以鼓徵學士而令之者
不過六代之樂所謂象箾南籥而已非鄭康成所謂
南夷之樂也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夷樂則
夷樂固鞮鞻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
上言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則所謂胥鼓南之胥豈
小胥哉周之化自北而南則象箾所奏亦不是過也
[illegible]氏佃曰先王之制舞也文必以羽籥武必以干戚
者蓋籥聲也羽容也聲音以記之文物以昭之者文

也故於文舞用之干以扞其內戚以誅其外者武也
故於武舞用之大舞則干與戚兼陳羽與籥並用簡
分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堂位所謂朱干玉戚
冕而舞大武是也蓋文不足乎武非所以為文德之
盛武不足乎文非所以為武業之大故文雖用羽籥
而干在焉武雖用干戚而羽在焉或言朱干玉戚執
而舞武樂矣又曰有羽焉左籥右翟執而舞文樂矣
又曰有干焉則授舞者其何能執曰是不然也蓋武
舞干之上覆以羽文舞羽之下載以干干羽雖異其
器則一爾若周官羽舞所以無籥者象文德之小者
以為儀而已干舞所以無戚者象武事之小者以為
扞而已小曰羽舞而大舞謂之籥小曰干舞而大舞
謂之萬鄭元孫毓孔穎達等以為萬舞唯干無羽也

籥舞唯羽無干也是不知先王之制舞文必有武備武必有文輔之意也干戚一舞也故以一官教之下大樂正學舞干戚是也干戈兩舞也故各以其官教之此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是也干戚大舞也故先王教之以大樂正干舞小舞也故先王教之以小樂正戈舞則又其小者故先王以籥師教之然所謂戈舞者自爲一舞經傳獨無所見何也曰月令云執干戚歌羽而周官有干舞又有兵舞所謂兵舞即戈舞也先儒乃以兵舞合爲干舞誤矣蓋司兵云五兵五盾鄭云五盾干櫓之屬而五兵一曰戈兵始於戈故戈舞謂之兵舞此一證也戈兵也干盾也兵有戈盾非兵則戈可以謂之兵舞而兵舞不得謂之干舞此又一證也司兵及司戈盾皆云祭祀授舞者兵司干

云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先儒以爲羽籥之屬司干所授也朱干玉戚之屬司兵所授也若戈則司戈盾授之頴達疏云司干授舞者器授干與羽籥也司戈盾授舞者兵謂戈而已其干則司干授之是也夫司干授干而小樂正教之司戈授戈而籥師教之則干自干舞戈自戈舞可知矣此又一證也周官籥師言舞羽吹籥而未嘗及戈何也曰事固有互發者蓋司干主干而已而所授有兼羽籥則籥師雖主舞羽吹籥不害其兼學戈也教舞容者以文爲主故先王以籥名官而戈在焉教舞器者以武爲主故先王以干名官而羽在焉此亦制作之方也

張氏曰南二南也以鼓節之曰鼓南

程氏迥曰詩以雅以南左傳象箾南籥杜預釋左云

南籥當爲文樂劉炫釋詩云當時周南未敢正指爲二南也夫周備六代之樂韶夏濩武並列何獨取夷樂以配文王之象舞且四夷獨取其一與箭之舞象籥之奏南明是文王之詩矣

蕙田案武舞大者用干戚小者用干戈陸佃分干戈爲二舞非也至云干上覆羽羽下戴干則混文武二舞爲一尤謬胥鼓南當從陳氏張氏程氏以爲二南注疏指南夷樂者非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川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陽主清輕故學聲秋冬屬陰陰主濁重故學事）

陳氏樂書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弦居一焉誦則詩誦人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温柔敦厚詩教也以春誦之春温故也鼓鼙北方革音而其聲讙主陽生而言也琴瑟南方絲音而其聲哀主陰生而言也夏弦之義有見於此殷人尚聲名學以聲宗是聲宗主以樂教衆瞽之所宗也春教以樂語夏教以樂音其義爲難知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所以然哉周官大司樂死以爲樂祖而祭之瞽宗則春誦夏弦大學之教非小學之教也詔樂於瞽宗又言禮在瞽宗者古之教人興於詩者必使之立於禮立於禮者必使之成於樂故周之辟廱亦不過辟之以禮廱之以樂使之樂且有儀而瞽宗雖主以樂教禮在其中矣周官禮樂同掌於春官禮記禮樂同詔之瞽宗其義一也學舞於東序而別之以射學禮樂於瞽宗而詔之以儀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

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則知誦之爲詩書之爲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以此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注）學者之義也

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疏）經先云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知是鄉射鄉飲酒及大射燕射旅酬之時皆合語也其實祭未及養老亦皆合語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也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注）學以三

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疏）舞干戚即前經祭祀也不云祭祀云舞干戚者容祭祀之外餘干戚皆教之語說謂合語之說即前經合語也命乞言即前經養老也授數者謂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為之講說使知義理

陳氏樂書周官大司樂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卒之以樂舞故凡祭與養老之禮乞言語說古之樂舞也德為樂之實樂為德之華則樂語德言也樂舞德容也經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莫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由是觀之凡祭豈釋奠之禮與凡養老豈更羣老與合語之禮豈德音之致與學舞干戚豈舞大武之舞與言舞則歌可知矣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注）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嫩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注）問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

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　終則負牆注卻就後席相避　列事未盡不問注錯尊者之語不敬也　疏此一節論國子侍坐于大司成之儀

王氏炎曰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其所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為講論而詳說之也

蕙田案周禮無大司成一官鄭以記有父師司成之語因以師氏當之其說良是蓋大司樂者春官之屬師氏者地官之屬其秩則皆中大夫其職則皆主于教國子者也或曰師氏所掌者虎門之小學耳其得論說于大學之東序何也曰師氏掌以媺詔王為王親近之臣王舉則從未嘗離左右惟虎門之左其地既近而世子與貴游子弟人數又少故得教之至于太學則地距王宮稍遠而國子俊造咸在人數衆多故特設大司樂使教之而仍令師氏兼之焉大學之教小學正詔其儀大樂正授其數然後師氏論說其義理之深淺才能之優劣謂之大司成者總其大成耳非如樂正之朝夕授業也記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蓋謂此王氏以大司成即大司樂誤矣

觀承案以師氏為大司成據父師司成一語最為確當其實即在康成舊注中人自忽焉不察耳三禮注疏之可貴如此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注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注鼓篋聲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夏楸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注游暇學士之志意）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注學教也教之長稱）此七者教之大倫也（注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注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疏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教皮弁祭菜者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若學士春始入學唯得祭先師不祭先聖皇氏以為始教謂春時學士始入學也其義恐非入學鼓篋者謂學士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鼓以召之學者既至發其篋篋以出其書也未卜禘不視學皇氏云禘大祭在於夏天子諸侯視學之時必在禘祭之後禘是大祭必先卜故連言之時觀而弗語者教學之法若有疑滯未曉必須問師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者教學之法若有疑滯未曉必須問師則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得輒問推長者諮問幼者但聽之耳）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注有居有常居也）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注操縵雜弄）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為衣）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注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為稚）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注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注藏謂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謂之息遊謂閒暇無事謂之遊）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傅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注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疏弦琴瑟之屬學之須漸言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不能安正其弦也欲學詩先依倚廣博譬喻若不廣博譬喻則不能安善其詩也禮經正體在于服章以表貴賤若欲學禮而不明雜衣服則心不能安善于禮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者總結上三事並先從小起義也）

張子曰服事也雜服灑掃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又曰道本至樂古之教人必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雜服如此已心樂樂則道義生今無此以致樂專義理自得以為樂然學者太苦思不從容第恐進銳退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莫能安樂也禮樂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必合於禮樂之文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騶虞和鸞動必相應也書數其用雖小但施於簡策然莫不出于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之樂學也

朱子曰注疏讀時字居字句絕而學字自爲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爲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修息遊之類所以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訛(注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訛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言及于數(注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進而不顧其安(注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使人不由其誠(注使學者誦之而為之說不用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注材道也謂師有所隱也)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注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注隱不耕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然)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注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注刑猶成也)

朱子曰數謂刑名度數言及于數欲以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隱其學謂以其學爲幽隱而難知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未發情欲未生謂年十五時)當其可之謂時(注可謂年二十成人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注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注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朱子曰預爲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事亦不一不當以年爲斷觀人之能而於已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教不能勝其情慾格讀如東洛之格扞堅不可入之貌)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注時過則思放也)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

注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

其師(注燕猶褻也)褻其朋友燕辟廢其學(注褻師之譬喻)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注廢弛

朱子曰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燕辟

謂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疏此一節明君子教人方便善誘之事)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或失則寡此四者心之莫同也(注失于多謂才少者失于寡謂才多者失于易謂好問不識者失于止謂好思不問者)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注救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朱子曰爲人則多好高則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言少而解減善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注言爲之善者則後人樂放傚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注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

朱子曰繼聲繼志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窮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注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注師善則善)記曰三王四代(注四代虞夏殷周)惟其師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注嚴尊敬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注尸主也爲祭主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注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注庸功也)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

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注言先易後難以漸入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注從讀如富父春戈之春春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鍾之成聲矣此皆進學之道也注此皆善問善答也

朱子曰從容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注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必也其聽語乎注必待其問乃說之

知雖舍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注仍見其家鍧金柔乃合有似于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注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稱有似於為楊柳之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注以言仍見則貫即事易也疏始駕者謂馬子始學駕車之時駕馬之法本在車前今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使此駒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矣注仍讀先王之道則為來事不惑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注以事相況而為之醜猶比也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注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

君子曰大德不官注謂君也大道不器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于一物大信不約注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大時不齊注或時以生或時以死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注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為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明先河而後海

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注源泉所來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疏源則河也委則海也申

右教學之法

大戴禮保傅篇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

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注）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東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于家也

朱子曰案虎闈見周禮一作庠門者非是既或恐當作晚

尚書大傳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大子元士大夫之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之農畝畜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其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

右入學

禮記學記古之教者比年入學（注）學者每歲來入也中年考校（注）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注）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類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

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虫耳時術蚍蜉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疏）中年考校謂每間一歲鄉遂大夫考校其藝也一年視離經辨志謂學者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於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辨志謂辨其志意趨向習學何經矣三年視敬業樂羣謂入學三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視之樂羣居朋友善者願而樂之五年視博習親師謂廣博學習親師而親愛其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學問獨成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謂選擇好人言七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論學謂學問獨成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謂選擇好人取之為友謂之小成者比六年以前其業稍成比九年之學其業小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九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謂專強獨立不有疑滯不反謂不違失師之道謂之大成此大學之道者言此所論是大學賢聖之道理非小學技藝耳鄭引周禮大比考校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皇氏云此中年考校亦周法非也皇氏又以中年考校謂鄉遂學一年視離經辨志以下皆為國學亦非也但應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之耳其未入大學者自國家大夫考校也

張子曰離經離析經之章句也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也知類通達比物醜類是也九年者言其大略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強立而不反可與立也學至於立則自能不息以至於聖人而教者可以無恨矣

朱子曰案鄭注張說皆是也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該徧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而觸類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志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

周禮春官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舞（注）春始以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秋頒學合聲（注）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為合聲亦等其由折使應節奏（疏）春物生之時學子入學秋物成之時分其才藝高下

夏官諸子凡國之政事諸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注）遊倅倅之未仕者學太學也射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疏）考其藝者考校材藝長短進退之者才藝長者進與宮爵材藝短者退之使更服膺受業也射義云已射於澤然後射于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

蕙田案合射亦於太學孟子稱序者射也則東序爲習射之所矣疏以射宮爲小學疑非觀承案校者教也据周禮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頒之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則以校爲鄉學之名者尤可信矣又孟子以庠序校皆小學名惟學則三代共之則序者射也故疏以射宮爲小學耳然鄉學各取其一而太學兼之則小學有射太學固兼有射若專以射宮爲小學則未爲分疏耳考禮者詳之

陳氏禮書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比年考校之法也

蕙田案以上入學考校之法

地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注）其鄉吏州長以下（疏）言正月之吉者謂建子之月月朔之日云受灋于司徒者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已下其灋皆受於司徒而來云退而頒之于其鄉吏者謂已於司徒受得教灋遂分與州長已下至比長云使各以教其所治者亦謂州長已下至比長各行之賢者云察其道藝者謂萬民之中有六藝者並擬賓之此長以上至州長皆屬鄉大夫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注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疏謂建子之月一日也各屬其州之民者謂合聚一州之民也而讀法者謂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云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謂考量民之六德六行及六藝之道藝而勸勉之使之勤修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者民有過惡糾察與之罪而懲戒之言因聚衆而勸戒之者謂欲勸戒之必須聚衆故言因聚衆而勸戒之欲其善也）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注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注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疏周禮之內直言歲終者皆是周之歲終也正歲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於教令審故又讀教法言如初者亦當屬民讀之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注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疏及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為也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禜并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故鄭總釋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

春秋祭禜亦如之

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注書記之）（疏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衆庶讀法因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書記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即貢之也）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注月吉每月朔日也）（疏此族師亦聚衆庶而讀法因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直書德行道藝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

春秋祭禜亦如之

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注書記之）（疏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衆庶讀法因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書記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即貢之也）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注月吉每月朔日也）（疏此族師亦聚衆庶而讀法因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直書德行道藝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

春秋祭禜亦如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注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家喪紀閭胥皆為之聚衆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法者上族師已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畸節但是聚衆庶此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疏射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此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
於國事者（注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疏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者此萬民時所習即大司徒所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此德行也三曰六藝即此道藝也云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案鄉大夫職云興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彼則賢能俱興此直云辨其能不言賢者既辨其能則賢者自然亦辨而舉之可知也任吏職者謂使為比長閭胥族師之類是也）

陳氏禮書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
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
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
以畢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
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考鄉大夫則
考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
孝弟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
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
考之興之者難故書之上於黨正考之在州長興之
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
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也
李氏景齋曰古者人才之盛雖得之鄉舉里選之公
亦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自有道也蓋以五家之比
已有下士一人爲之長而有以禁其奇衺之心至於
教法之所示則閭胥於聚衆庶之時族師於每月之
吉黨正以孟月之吉州長以正月之吉皆屬民而讀
法無非導民之知所從而使之不戾吾教所以漸摩
誘掖之者詳且至矣猶未也人才不以漸而進則真
賢碩能何以責備於一旦卒然實興之日故自比長
有以禁其奇衺之心而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悌
睦婣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夫所

書至於黨正則是才之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又有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大夫於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則其賢書之獻悉有以公天下之心先王之於人才其教之不苟而進之有漸如此後世取人類薄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而一旦旁求博取務得真才亦踈矣

王氏詳說周家作成人材之法何其詳且悉耶五家之比比有長初未有可書之事不過防其奇衺而已五比之閭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二四閭之族則書其孝悌睦婣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矣五族之黨書其德行道藝然書之而未能考之五黨之州又從而考之考之而未能賓興之五州之鄉於是而賓興之以見其人材之成也

慧田案以上鄉官書考之法

國語齊語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

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蕙田案此即周禮鄉舉之遺意諸侯之制已亡惟此猶見其畧

右考校

禮記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注帥循也不循教謂敖狠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疏周禮六鄉大夫皆司徒統領）者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注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疏初時者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上齒習射禮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疏州學若州有事則就鄉學也周之十二月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飲酒而養老以正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齒位若正月鄉學飲酒則無正齒位之事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為之）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注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親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疏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五年之時間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間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注遠方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疏九州之外齒猶錄也）

蕙田案此鄉學簡不肖之法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注出學謂九年大成而出也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大胥小胥樂官屬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注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臨視重弃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王三日不舉（注去食樂重弃人）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注棘當為棘棘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

古乞北為其大遠〔疏〕案漢書云西南有撣夷又云南北萬二千里東西九千里二

〔陳氏禮書〕鄉簡不帥教者至于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者至于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為易治膏粱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當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鐫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周氏諝曰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急于悔過寄者寓也示其雖屏特寓于此耳于此耳

〔王氏安石〕國學簡不肖之法

右簡不率教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十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七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李奉翰總督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四十四

學禮

漢書武帝紀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

〔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

〔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天子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後武帝立學校之官皆仲舒發之

〔儒林傳〕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白丞相御史

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
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
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
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
常臧博士平等議曰閒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
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
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縣內及外令陛下昭
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
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
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
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
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
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
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
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
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罷之而請諸能
稱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
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七
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
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
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
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
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
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蕙田案武帝紀事在元朔五年馬端臨云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

至是官始爲置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班氏固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馬氏廷鸞曰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官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大學而補弟子員者自一項人公卿弟子不養於太學而任子盡隸光祿勳自有四科考試殊塗異方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騖不精

右西漢國學

後漢書儒林傳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遷立講舍大會諸生自執經問難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宅乎其中

陸機雒陽記太學在雒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

中元二年初建三雍

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壯門入三月九月皆於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

觀者

惠田案漢書河間獻王來朝對三雍宮注以三雍爲明堂辟雍靈臺皃寬亦云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雍則西京已有之

馬氏端臨曰東漢時辟雍爲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太學爲博士弟子受業之所析爲二處與古異夫太學辟雍固不可析爲二處養老大射傳道受業又豈可分爲二事哉

明帝本紀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順帝本紀永建六年九月繕起太學

翟酺傳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

儒林傳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學舍頹敝鞠爲園蔬牧兒羣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

順帝本紀陽嘉元年七月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者儒九十人補郎舍人

左雄傳雄又奏召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質帝本紀本初元年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

儒林傳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續漢書五行志桓帝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爲太學前疑所居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後漢書黨錮傳桓帝時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牢修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朋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命郡國捕黨人收執膺等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

文獻通考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爲郎中第十七人爲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爲王家郎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之後試復隨輩試第後高者亦得爲太子舍人已爲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爲郎中其不得

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爲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後高者亦得補吏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

後漢書靈帝本紀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生（注）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

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邕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宏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象其

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

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

馬氏廷鸞曰鴻都門漢宮門也太子保之廢來歷與九卿朝臣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即其所也太學公學也鴻都學私學也學乃天下公而以爲人主私可乎是以士君子之欲與爲列者則以爲恥公卿州郡之舉辟也必勅書強之人心之公豈可誣也

馬氏端臨曰靈帝之鴻都門學即西都孝武時待詔金馬門之比也然武帝時雖文學如司馬遷相如枚皐東方朔輩亦俱以俳優畜之固未嘗任以要職而靈帝時鴻都門學之士至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則其人品可知然當太學諸生三萬餘人其持危言覈論以激濁揚清自負者誅戮禁錮殆靡子遺而其在學授業者至爭第更相告訟無復廉恥且當時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材皆西園諸價獻修宮錢之人矣於鴻都學士乎何誅

獻帝本紀初平四年九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事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憫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

右後漢國學

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魚豢魏畧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學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踈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

魏志劉馥傳馥子靖上疏陳儒訓之本曰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弟子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

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遊不禁自息矣

蕙田案宋書禮志以爲馥所上疏與三國志不同考馥以建安十三年卒而此疏乃在齊王正始中則宋志誤也文獻通考亦承其誤

宋書禮志孫休永安元年詔置學官立五經博士覈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史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

右三國國學

宋書禮志晉武帝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

咸寧二年起國子學蓋周禮國之貴游子弟所謂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

晉書職官志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

蕙田案國子學之名始於此東漢立五經博士十四人以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祭酒者衆所尊之稱陳元爲司空南閤祭酒則公府亦有祭酒矣晉時公府掾屬設東閤祭酒西閤祭酒軍諮祭酒而國子學亦設之唐以後惟國子監有祭酒而諸曹並不設是官矣　晉立國子學宋志在咸寧二年晉志在四年必有一誤

宋書禮志太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靈臺
文獻通考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
江左浸安請興學校帝從之乃立太學徵生徒而士大
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宋書禮志孝武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大學於時無復國
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
事訖罷
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
普修鄉校烈宗納其言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生其年
增造廟房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恥與其列
國子祭酒殷茂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冠族華胄比列
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褒納竟不施
行

右晉國學

宋書禮志宋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太祖元
嘉二十年復立國子學二十七年廢
通鑑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元學太子
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
侍雷次宗立儒學為四學
司馬氏光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
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
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
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南齊書禮志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
人其有位樂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還取
王公已下子孫悉取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太祖崩乃止

張緒傳初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

馬氏廷鸞曰齊高即位之初求直言崔祖思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此逆亂之所由生宜開文武二學使人依方習業優殊者待以不次此國學之所以置歟張緒見謂風流在清簡寡欲之目以爲有正始之風善清言而已師道不止於清言然當時以爲極選矣是春置學秋以國衰罷曾不及歲江左之學校如此

禮志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嗣凡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

王儉傳永明三年領國子祭酒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詔儉以家爲府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

禮志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尚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書始下而廢學先聞將恐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制書始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宜廢昔漢成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有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而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今學非惟不宜廢而已乃宜更崇向其道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請付尚書及二學詳議有司奏從之學竟不立

隋書百官志梁國學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學博士八人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雋才不限人數

胡氏寅曰史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後進四館所養士踰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尊師他日又幸國子監親臨講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弟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尚佛自天監改元即不肉食此躬行也故特以美行興學養士故

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意乃身率令乃文具其後綱維不立人紀
胥廢國破身隕為萬世笑蓋始於此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慎哉

陳書儒林傳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
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

魏書儒林傳太祖初定中原始建都邑立太學置五經
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
千

太宗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

世祖始光三年春別立太學於城東

高祖大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廱又開皇
子之學及遷都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

惠田案四門小學始於此

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
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
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
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

正光二年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

隋書百官志後齊國子寺掌訓教胄子祭酒一人領博
士五人助教十人學生七十二人太學博士十人助教
二十人太學生二百人四門學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
人學生三百人

北齊書儒林傳齊氏太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
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
平宋游卿而已

周書武帝紀天和元年七月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
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永以為式

右南北朝國學

隋書百官志隋國子寺祭酒一人統國子太學四門書算學各置博士國子太學四門各五人書算各二人助教國子太學四門各五人書算各二人學生國子一百四十人太學四門各三百六十人書四十人算八十人

蕙田案國子寺不隸太常自隋始

仁壽元年罷國子學唯立太學一所置博士五人學生七十二人

高祖本紀仁壽元年六月詔國子學惟留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七月改國子爲太學

儒林傳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惟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二十七人劉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

蕙田案本紀及百官志俱云仁壽元年此傳稱開皇二十年疑誤

百官志煬帝即位國子監依舊置祭酒加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國子學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學生無常員太學博士助教各二人學生五百人

蕙田案國子學置司業始於此

右隋國學

唐書選舉志唐制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蔭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爲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律學

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爲之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凡館二門下省有宏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爲之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旬給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試讀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爲第不及者有罰歲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大義十條通八爲上六爲中五爲下併三下與在學九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既罷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準蔭配色

高祖即位詔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以教宗室子孫及功臣子弟

太宗即位於門下別置宏文館東宮置崇文館增劇學

舍至千二百區雖七營飛騎亦置生遣博士為授經四
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弟子入學遂至
八千餘人
高宗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算
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
上元二年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聰明者
為之試書日誦千言并日試策所業十通七然後補其
祿俸同直官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之登第加
一階放選其不第則習業如初三歲而又試三試而不
中第從常調
文獻通考中宗神龍二年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
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三匹四
門學絹二匹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絹一匹皆有酒
脯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言國子監所管
學生國子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選藝業優長者為
試官監試

〔洪氏容齋隨筆〕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禮
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
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
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
時方取楷書遒美者也束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修束帛一篚
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艇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
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
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
然

唐書選舉志中宗即位詔宗室二等以下五等以上未
出身願宿衛及任國子生聽之其學業成而堪貴者宗
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番下日願入學者聽附國
子學太學及律館習業蕃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者附

蕙田案附學生之名始於此

開元七年令宏文崇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又勅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有文詞史學者入四門學爲俊士即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

天寶十二載勅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選　十四載復鄉貢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厨米

歸崇敬傳大歷初授國子司業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廱以制言之壅水環繞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爲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廱靈臺號三廱宮晉武帝臨辟廱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惟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名之盛辟廱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辟廱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枹罕大板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爲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爲左師右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顓門廢業傳授義絶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准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童疏講解德行淳潔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爲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

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教授法學生謁師贄用服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立割修脩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爲說經大畧然後就室朝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貶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禮楚之國子移禮部爲大學士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繇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爲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爲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二許兼收焉天下鄉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爲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辟廱省大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

選舉志元和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中雖置西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人

韓氏愈請復國子監生徒疏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原至使公卿子弟恥游太學工商凡冗或取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資

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無資
蔭有才業人亦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
不在收試限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
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賜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
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
七十四人請准新補人數量加支給又論新注學官
牒准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
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
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
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授官上日必
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

文獻通考文宗太和七年赦節文應公卿士族子弟取
來年正月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者不在應明經進士
之限
武帝會昌五年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
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太學外州寄士人並隸名所
在官學

右唐國學

文獻通考後唐天成三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伏以祭酒
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況屬聖朝方勤庶
政須弘雅道以振時風望令宰相臣一員兼判國子祭
酒勅宜令宰臣崔協兼判其年八月十一日宰臣兼判
國子祭酒崔協奏請國子每年祇置監生二百員候解
送至十月三十日滿數為定太學書生不得因此便取
公牒輒免本戶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數內不繫時節
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校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

名勅宜依

五年正月五日國子監奏當監舊例初補監生有束脩錢二千及第後光學錢一千竊緣當監諸色舉人及第後多不於監司出給光學文抄及不納光學錢祇守選限年滿便赴南曹參選南曹近年磨勘選人並不收監監司光學文抄為憑請自今後欲准往例應色舉人及第後並先於監司出給光學文抄并納光學錢等各自所業等第以備當監逐年公使奉勅宜准往例自今後凡補監生須令情願於監中修學則得給牒收補仍據所業次第逐季考試申奏如收補年深未聞藝業虛沾補牒不赴試期亦委監司具姓名申奏

馬氏端臨曰五代弊法凡官府公使錢多令居官者自出其費宰相則有光省錢御史則有光臺錢至於監生亦令其出光學錢則貪士何所從出既徵其錢復不蠲其役待士之意亦太薄矣然史所言多有曾授業輒取解送者往往亂離之際其居學亦得苟賤冒濫之士耳

宋史選舉志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之初無定員後以二百人為額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

右後唐國學

開寶八年國子監上言生徒舊數七十人奉詔分習五經然繁籍者或久不至而在京進士諸科常赴講席肄業請以補監生之闕上從之

景德間許文武升朝官嫡親附國學取解而遠鄉久寓京師其文藝可稱有本鄉命官保任監官驗之亦聽附學充貢

慶歷四年天章閣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詔下許品官子弟投狀試藝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三館學生

多致千餘就試試已則生徒散歸講官倚席但爲游寓之所殊無肄習之法居常聽講者一二十人爾延限在學滿五百日舊已嘗充貢者止百日本授官會其實京朝官保任始預秋試每十人與解凡入學授業月旦即親書到歷如遇私故或疾告歸寧皆給假違程及期月不來參者去其籍後諫官余靖極言非便遂罷聽讀日限

馬氏端臨曰古人所謂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者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止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誘之以利祿之塗然明經而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爲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華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今慶歷之法所謂習業者雖有講肄聽讀而未嘗限以通經之歲月所謂榮塗者止於掇解赴省而未有優異之捷徑所以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雖限以日月而不能強其久留反以淹滯爲困故不久而遂廢也

蕙田案文獻通考王洙上言在慶歷二年余靖言在四年宋史併爲一年事誤

文獻通考皇祐末以胡瑗爲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正其初人未信服謗議蜂起瑗不顧強力不倦以卒有立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堂儀率諸生會於首善令雅樂歌詩一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於外瑗在湖學教法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神宗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慶歷中嘗置上舍生二百人至是又增置一百尋詔以九百人爲額

宋史選舉志熙寧四年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掌事者直廬始僅足用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爲十員率一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生員躐爲三等始入學爲外舍初不限員

後定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二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上之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中書奏除官

八年頒王安石書詩周禮義於學官是名三經新義

蕙田案神宗立三舍法專以學校取士其意非不善顧乃棄漢唐專門注疏之學而以安石新說頒之學官遂使學者厭故而喜新是今而非古欲以一道德成風俗豈不難乎

文獻通考元豐二年頒學令大學置八十齋齋各五楹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弥封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預考校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學正增爲五人學錄增爲十人學錄參以學生爲之歲賜緡錢至二萬五千又益郡縣田租屋課息錢之類以爲學費學制所言國子監以國子名而實未嘗教養國子乃詔許清要官親戚入監爲國子生聽讀額三百人仍盡以開封府解額歸太學其國子生解額以太學分數取之毋過四十人

哲宗元祐七年置廣文館解額先是開封解額稍優四方士子多冒籍縣戶以試又有隸太學不及一年不該解試者亦往往冒戶禮部按舊制凡試國子監者先補中廣文館生乃得以牒求試遂依倣其法立廣文館生

二千四百員除開封府元解百人則許自試其嘗擬取諸科二百國子額四十通二百四十人今皆以爲本館解額遇科場年試補館生中者執牒詣國子監驗試凡試者十人取一開封考取亦如其數試者不及千人即以率減取仍嚴禁重試紹聖元年國子監奏罷廣文館發解其額本取之開封府諸科及國子悉復還之凡學生自外路參假及新補中未該撥填入學者權附國子監別號試取一次

蕙田案宋時士子冒籍縣戶應試猶今之冒順天府籍入場也元祐置廣文館生以待四方游士試京師者額二千四百人其解額則二百四十所謂十人取一也如是既無冒戶之弊而四方士子在京者仍得升進之路似亦可行也

宋史選舉志元祐新令罷推恩之制紹聖初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先帝立三舍法以歲月稽其行實故入上舍而中上等者得不經禮部試特命以官責備而持久故其得也難誘掖激勸莫善於此宜復元豐法以廣樂育之德又請三學補外舍生依元豐令一歲四試於是詔太學生悉用元豐制推恩上等即注官者歲毋過二人免禮部試者每舉五人而止免解試者二十人而止仍計數對除省試發解額其元祐法勿用諸三舍升補等法悉推行舊制

崇寧三年詔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並罷自是歲試上舍悉差知舉如禮部試五年著令太學試上舍生本慮與科舉相并試以間歲

今既罷科舉又諸州歲貢士其改用歲試每春季太學
辟廱生悉公試同院混取總五百七十四人以四十七
人爲上等即推恩釋褐一百四十人爲中等遇親策士
許入試一百八十七人爲下等補内舍生凡上等上舍
生暨特舉孝弟行能之士不待廷試推恩者許即引見
釋褐上舍仍先以試文卷進入得可乃引賜若上舍已
該釋褐恩而貢入在廷試前一年者須在學又及半年
不犯上二等罰乃得注官

徽宗本紀重和元年詔太學辟雍各置内經道德經莊
子列子博士二員

選舉志宣和三年詔罷天下州縣學三舍法惟太學用
之課試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

七年詔政和中嘗命學校分治黃老莊列之書實失專
經之旨其内經等書並罷治

建炎初即行在置國子監立博士二員以隨幸之士三
十六人爲監生

紹興十三年始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三員
正錄各一員養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員内舍生百員
外舍生五百七十員凡諸道住本州學滿一年三試中
選不犯第三等以上罰或不住學而曾兩預釋奠及齒
於鄉飲酒者聽充弟子員每歲春秋兩試之旋命一歲
一補於是多士雲集至分場試之俄又詔三年一試增
至千員中選者皆給綾紙贊詞以寵之每科場四取其
一自外舍有月校而公試入等曰内舍自内舍有月校
而舍試入等曰上舍凡升上舍者皆直赴廷對

二十七年立定制春季放補遇省試年改用孟夏

舊太學遇覃恩無免解法孝宗始敕行之在朝清要官期親許牒子弟作待補國子別號考校如太學生遇有期親任清要官更爲國子生不預校定升補及差職事惟得赴公私試科舉則混試焉　自中興以來四方之士有本貫在學公據皆得就補帝始加限節命諸路州軍以解試終場人數爲準其薦貢不盡者令百取六人赴太學謂之待補生其住本學及游學之類一切禁止

元豐舊制內舍生校定分優平二等優等再赴舍試又入優則謂之兩優釋褐中選者即命以京秩除學官至是始令先注職官代還注職事官恩例視進士第二人舊校定歲額六分爲優選者增爲十分矣

國子生員多僞濫命行在職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

嘉定十四年詔自今待補百人取三人舊法自外舍升內舍雖有校試必公試合格乃許升補蓋私試皆學官自考而公試則降勅差官至是歲終許取外舍生校最優者一人升內舍

度宗咸淳三年正月幸太學謁先聖禮成推恩三學前廊與免省試內舍及已免省試者與升甲起居學生與泛免一次內該曾經兩幸人與補上州文學如願在學者聽其在籍諸生地遠不及趁赴起居者三學申請乞併行泛免一次命特從之凡諸生升舍在幸學之前者方許陳乞恩例七年正月以壽和聖福皇太后兩上尊號推恩三學在齋生員並特與免解赴省一次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蓋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求於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士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

赴補者亦不為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為科舉之學矣

蕙田案以上宋太學

文獻通考慶歷三年立四門學以士庶子弟為生員

宋史選舉志初立四門學自八品至庶人子弟充學生歲一試補差學官鎖宿彌封校其藝疏名上聞而後給牒不中式者仍聽讀若三試不中則出之未幾學廢

蕙田案以上宋四門學

哲宗時初置在京小學曰就傅初筮凡兩齋

政和四年小學生近一千人分十齋以處之自八歲至十二歲率以誦經書字多少差次補內舍若能文從博士試本經小經義各一道稍通補內舍優補上舍

蕙田案以上宋小學

崇寧三年命將作少監李誡即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學是為辟雍蔡京又奏古者國內外皆有學周成均蓋在邦中云熹庠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皆興學貢士即國南郊建外學以受之俟其行藝中率然後升諸太學凡此聖意悉與古合今上其所當行者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今貢士盛集欲增太學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學為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一齋可容三十人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其勅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學事外學官屬司業丞各一人稍減大學博士

正錄員歸外學仍增博士爲十員正錄爲五員學生充
學諭者十人直學二人三舍生皆縣升貢遂罷國子監
補試

憲田案文獻通考及徽宗本紀建外學在崇
寧元年與志不同

五年著令凡州學上舍生升舍以其秋即貢入辟雍長
吏集闕郡官及提學官具宴設以禮敦遣限歲終悉集
闕下凡貢士入辟雍外舍三經試不與升補兩經試
不入等仍犯上三等罰者削籍再赴本州歲升試是名
退送即內舍已降舍而又一試不與或兩犯上四等罰
者亦如外舍法退送太學外舍生已預考察者許再經
一試以中否爲留遣餘升降退送悉如辟雍法

宣和三年詔太學官吏及州縣嘗置學官凡元豐舊制
所有者皆如故其辟雍官屬及宗學并諸路提舉學事
官屬並罷內外學悉遵元豐成憲

憲田案以上宋辟雍學

右宋國學

金史選舉志凡養士之地曰國子監始置於天德三年
後定制詞賦經義生百人小學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
皇后大功以上親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孫年
十五以上者入學不及十五者入小學

大定六年始置太學初養士百六十人後定五品以上
官兄弟子孫百五十人曾得府薦及終場人二百五十
人凡四百人凡試補太學生禮部主之曾得府薦及終
場舉人皆免試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
作賦及詩各一篇三月一私試以季月初先試賦間一

日試策論中選者以上五　申部遇旬休節辰皆有假
病則給假省試遠行則給程犯學規者罰不率教者黜
凡國子監生三年不能充貢欲就諸司承應者學官試
能粗通大小各一經者聽

蕙田案金制國子學之外又有女直國子學
以習本國語言

右金國學

元史選舉志太宗六年以馮志常爲國子學總教命侍
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學以長者四
人從許衡童子七人從王恂

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學以長者四
人從許衡童子七人從王恂
二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
三齋生員講授經旨究正音訓上嚴教導之術下考肄
習之業復設助教同掌學事而專守一齋正錄申明規
矩督習課業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
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
訓正錄伴讀以其次傳習之次日抽籤令諸生復說其
功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呈稿先呈
助教俟博士既定始錄附課簿以憑考校其生員之數
定二百人許衡又著諸生入學雜儀及日用節目
成宗大德八年十二月始定國子生蒙古色目漢人三
歲各貢一人
十年閏十月國子學定蒙古色目漢人生員一百人三
年各貢二人
武宗至大四年閏七月定生員額二百人十二月復立
國子學試貢法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漢人從七

品

仁宗延祐二年八月增置生員百人陪堂生二十人用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尚書元明善等所議國子學貢試之法更定之一曰陞齋等第六齋東西相向下兩齋左曰游藝右曰依仁凡誦書講說小學屬對者隸焉中兩齋左曰據德右曰志道講說四書課肄詩律者隸焉上兩齋左曰時習右曰日新講說易詩書春秋科習明經義等程文者隸焉每季考其所習以次遞陞二曰私試規矩漢人驗日新時習兩齋蒙古色目驗志道據德兩齋本學舉實歷坐齋二周歲以上未嘗犯過者許令充試限實歷坐齋三周歲以上許充貢舉漢人私試孟月試經疑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誥內科一道辭理俱優為上等準一分理優詞平者為

中等準半分每歲終通計其年積分至八分以上者陞充高等生員以四十名為額內蒙古色目各十名漢人二十名歲貢試貢員不必備惟取實才有分同闕少者以坐齋月日先後多少為定三曰黜罰科條應私試分生員其有不事課業及一切戾規矩者初犯罰一分再犯罰二分三犯除名應已補高等生員其有違戾規矩者初犯殿試一年再犯除名從學正錄糾舉之應在學生員除蒙古色目別議外其餘漢人生員三年不能通一經及不肯勤學者勤令出學

憲田案明代六堂積分之法蓋取於此然其法實始於宋宋史選舉志嘉定十四年詔歲終取外舍生校最優者一人升內舍而咸淳中外舍生晏泰亨以七分三釐乞理為第三

優朝命不許遂申嚴學法今後及八分者方許歲校三名即所謂積分也

泰定三年六月更積分而爲貢舉並依世祖舊制其貢試之法從監學所擬大概與前法略同而防閑稍加嚴密焉

蕙田案元時國子學之外有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學置助教學正以教公卿百官之子弟今俱不載而附見其目於此

右元國學

明史選舉志學校有二曰國學曰府州縣學入國學者通謂之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品官子弟曰廕監捐貲曰例監同一貢監也有歲貢有選貢有恩貢有納貢同一廕監也有官生有恩生國子學之設自明初

乙巳始洪武元年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義者並充學生天下既定詔擇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子學又擇年少舉人趙惟一等及貢生董昪等入學讀書賜以衣帳命於諸司先習吏事謂之歷事監生取其中尤英敏者李擴等入文華武英堂說書謂之小秀才其才學優贍聰明俊偉之士使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謂之老秀才初改應天府學爲國子學後改建於雞鳴山下既而改學爲監設祭酒司業及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饌典簿等官分六堂以館諸生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學旁以宿諸生謂之號房廩饍歲時賜布帛文綺襲衣巾鞾正旦元宵諸令節俱賞節錢而其教之之法每旦祭酒司業坐堂上屬官自監丞以下首領則典簿以次序立諸生揖

畢質問經史拱立聽命惟朔望給假餘日升堂會饌乃會講復講背書輪課以常所習自四子本經外兼及劉向說苑及律令書數御製大誥每月試經書義各一道詔誥表策論判內科二道每日習書二百餘字以二王智永歐虞顏柳諸帖爲法每班選一人充齋長督諸生工課衣冠步履飲食必嚴飭中節夜必宿監有故而出必告本班教官令齋長帥之以白祭酒監丞置集愆簿有不遵者書之再三犯者決責四犯者至發遣安置司教之官必選耆宿宋訥吳顒等由儒士擢祭酒訥尤推名師歷科進士多出太學而戊辰任亨泰廷對第一太祖召訥褒賞撰題名記立石監門辛未許觀亦如之進士題名碑由此相繼不絕中都之置國學也自洪武八年至二十六年乃革以其師生并入京師永樂元年始設北京國子監十八年遷都乃以京師國子監爲南京國子監而太學生有南北監之分矣

六堂諸生有積分之法司業二員分爲左右各提調三堂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一年半以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積分其法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策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業如有才學超異者奏請上裁

太祖雖間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最盛一再傳之後進士日益重薦舉遂廢而舉貢日益輕雖積分歷事不改初法南北

祭酒陳敬宗李時勉等加意振飭已漸不如其始衆情所趨向專在甲科宦途升沉定於謁選之日監生不獲上第即奮自鈹礪不能有成積重之勢然也迨開納粟之例則流品漸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而監生益輕於是同處太學而舉貢得爲府佐貳及州縣正官官恩生得選部院府衛司寺小京職尚爲正途而援例監生僅得選州縣佐貳及府首領官其授京職者乃光祿寺上林苑之屬其願就遠方者則以雲貴廣西及各邊省軍衛有司首領及衛學王府教授之缺用而終身爲異途矣

太祖慮武臣子弟但習武事鮮知問學命大都督府選入國學其在鳳陽者即肄業於中都命韓國公李善長等考定教官生員高下分列班次曹國公李文忠領監事以繩核之嗣後勳臣子弟多入監讀書嘉靖元年令公侯伯未經任事年三十以下者送監讀書尋令已任者亦送監而年少勳戚爭以入學爲榮矣

舉人入監始於永樂中會試下第輒令翰林院錄其優者俾入學以俟後科給以教諭之俸是時會試有副榜大抵署教官故令入監者亦食其祿也宣德八年嘗命禮部尚書胡濙與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副榜舉人龍文等二十四人送監進學翰林院三月一考其文與庶吉士同頒示優異後不復另試則取副榜年二十五以上者授教職年未及者或依親或入監讀書既而不拘年齒依親入監者皆聽依親者回籍讀書依親肄業也又有丁憂成昏省親送幼子皆仿依親例限年復班正統中天下教官多缺而舉人厭其卑冷多不願就十三

年御史萬節請勅禮部多取副榜以就教職部臣以舉人願依親入監者十之七願就教職者僅十之三但宜各隨所欲却其請不行至成化十三年御史胡璘言天下教官率多歲貢言行文章不足爲人師範請多取舉人選用而罷貢生勿選部議歲貢如其舊而舉人教官仍許會試自後就教者亦漸多矣嘉靖中南北國學皆空虛議盡發下第舉人入監且立限期以趣之然舉人不願入監者卒不可立強於是生員歲貢之外不得不頻舉選貢以充國學矣

貢生入監初由生員選擇既令各學歲貢一人故謂之歲貢其例亦屢更洪武二十一年定府州縣學以一二三年爲差二十五年定府學歲二人州學二歲三人縣學歲一人遂爲永制後孔顏孟三氏及

十九年令歲貢照洪武二十一年例宣德七年復照洪武二十五年例正統六年更定府學歲一人州學三歲二人縣學間歲一人宏治嘉靖間仍定府學歲二人州學二歲三人縣學歲一人遂爲永制後孔顏孟三氏及京學衛學都司土官川雲貴諸遠省共案年充貢之法亦間有增減云歲貢之始必考學行端莊文理優長者以充之其後但取食廩年深者宏治中南京祭酒章懋言洪永間國子生以數千計今在監科貢共止六百餘人歲貢挨次而升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舉人坐監又每多時差撥不敷教養罕效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拘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考選務求學行兼優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

約取五六百人以後三五年一行則人材可漸及往年矣乃下部議行之此選貢所由始也選貢多英才入監課試輒居上等撥歷諸司亦有幹局歲貢額老其勢日絀則惟願就教而不願入監嘉靖二十七年祭酒程文德請將廷試歲貢惟留即選者於部而其餘盡使入監報可歲貢諸生合疏言家貧親老不願入監禮部復請從其所願而盡使舉人入監又從之舉人入監不能如期南京祭酒潘晟至請設重罰以趣其必赴於是舉人選貢歲貢三者迭為盛衰而國家之盈虛亦靡有定也神宗時工科郭如心言選貢非祖制其始欲補歲貢之乏其後遂妨歲貢之途請停其選神宗以為然至崇禎時又嘗行之恩貢者國家有慶典或登極詔書以當貢者充之而其次即為歲貢納貢視例監稍優其實相仿

也

廕生入監明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一子以世其祿後乃漸為限制在京三品以上方得請廕謂之官生出自特恩者不限官品謂之恩生或即與職事或送監讀書官生必三品京官成化三年從助教李坤言也時給事中李森不可帝諭責其刻薄第令非歷任年久政績顯著者毋得濫叙而已既得廕叙由提學官考送部試如貢生例送入監中時內閣呂原子憲由廕監補中書舍人七年辛卯乞應順天鄉試部請從之給事中苅畿不可帝允憲所請不為例然其後以廕授舍人者俱得應舉矣

恩生之始建文元年錄吳雲子黼為國子生以雲死節雲南也正德十六年定例凡文武官死於忠諫者一子

入監其後守土官死節亦皆得廕子矣又宏治十八年定例東宮侍從官講讀年久輔道有功者沒後子孫乞恩禮部奏請上裁正德元年復定其祖父年勞已及三年者一子即授試中書舍人習字未及三年者一子送監讀書八年復定東宮侍班官三年者一子入監又神宗十二年定例三品日講官雖未考滿一子入監例監始於景泰元年以邊事孔棘令天下納粟納馬者入監讀書限千人止行四年而罷成化二年南京大饑守臣建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孫納粟送監禮部尚書姚夔言太學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歲生員及納草納馬者動以萬計不勝其濫且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陋帝以爲然爲却守臣之議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訖不能止

日知錄景泰四年四月右少監武良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鄒幹等奏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乞入監讀書令山東等處正缺糧儲宜允其請從之并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石於臨清東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

蕙田案例監始於景泰元年顧氏考之益未詳

監生歷事始於洪武五年建文時定考覈法上中下三等上等選用中下等仍歷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級隨才任用下等者回監讀書永樂五年選監生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四夷譯書九年辛卯鍾英等五人成進士俱改庶吉士壬辰乙未以後譯書

中會試者甚多皆改庶吉士以爲常歷事生成名其蒙
恩遇如此仁宗初政中軍都督府奏監生七人隸事勤
慎請注選授官帝不許仍令入學由科舉以進他歷事
者多不願還監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
人滿日例應還監仍願就科辦事帝復召二十人者諭
令進學蓋是時六科給事中多缺諸生覬得之帝察知
其意故不授官也宣宗以教官多缺選用監生三百八
十人而程富等以都御史顧佐之薦使於各道歷政三
月選擇任之所謂試御史也初令監生由廣業升率性
始得積分出身天順以前在監十餘年然後撥歷諸司
歷事三月仍留一年送部銓選其兵部清黃及隨御史
出巡者則以三年爲率其後以監生積滯者多頻減撥
歷歲月以疏通之每歲揀選優者輒與撥歷有未及一
年者宏治八年監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選至萬餘人
有十餘年不得官者祭酒林瀚以坐班人少不敷撥歷
請開科貢禮部尚書倪岳覆奏科舉已有定額不可再
增惟請增歲貢人數而定諸司歷事必須日月滿後方
與更替使諸生坐監稍久選人亦無壅滯及至嘉靖十
年監生在監者不及四百人諸司歷事歲額以千計禮
部尚書李時引岳前議言岳權宜二法一增歲額以足
坐班生徒一議差歷以久坐班歲月於是府州縣學以
歲二貢二歲三貢一歲一貢爲差行之四歲而止其諸
司歷事二月考勤之後仍歷一年其餘寫本一年清黃
寫誥清軍清匠三年以至出巡等項俱如舊例日月今
國學缺人視宏治間更甚請將前件事例參酌舉行並
從之獨不增貢額未幾復以祭酒許誥提學御史胡時

善之請詔增貢額如岳時前議隆萬以後學校積弛一切循故事而已崇禎二年從司業倪嘉善言復行積分法八年從祭酒倪元璐言以貢選爲正流援納爲閏流貢選不限撥期以積分歲滿爲率援納則依原定撥歷爲率而歷事不分正雜惟以考定等第爲歷期多寡諸司教之政事勿與猥雜差遣滿日校其勤惰開報吏部不率者回監教習時監規頹廢已久不能振作也

右明國學

漢書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縣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縣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師古曰文翁學堂今在益州城內

儒林傳元帝時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

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何武傳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

後漢書寇恂傳建武三年爲汝南太守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

循吏傳衛颯爲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儀

任延爲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童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

士

李忠傳建武六年遷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明帝本紀永平十年幸南陽名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埠篪和之以娛嘉賓

宋均傳調辰陽長爲立學校

循吏傳秦彭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

鮑永傳昱子德爲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

魯恭傳弟丕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官（學官學舍也）丕奏曰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

魏志高柔傳明帝即位高柔上疏曰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

晉書虞溥傳太康時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奬諭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

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又曰刻而舍之朽木不知刻而不舍金石可鏤斯非其效乎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

宋書禮志晉穆帝永和中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教曰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宜處分安學校處所籌量起立講舍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若非東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

梁書儒林傳武帝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允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

魏書儒林傳顯祖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

北齊書儒林傳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

生俱被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免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隋書高祖本紀仁壽元年詔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

唐書選舉志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州縣二十人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每歲仲冬以上者有司試冊加階

唐書選舉志元宗開元中勅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二十已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有文詞史學者入四門學為俊士即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亦聽

文獻通考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敕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宏長儒教誘進學徒化人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里別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

貞元三年正月右補闕宇文炫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並為縣學并上制書事二十餘件疏奏不報

後唐天成三年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崔協奏請須下諸道州府各置官學如有鄉黨備諳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先時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爲洞主掌其教授

又賜石鼓書院勅額書院唐元和間衡州李寬所建國初賜額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邱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爲府助教

八年賜潭州嶽麓書院額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爲州請於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八年名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賜書院名增賜中秘書

馬氏端臨曰右宋初四書院建置之本末如此此外則又有西京嵩陽書院賜額於至道二年江寧府茅山書院賜田於天聖二年嵩陽茅山後來無聞獨四書院之名著是時未有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蓋州縣之學有司奉詔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規後隨皆務興起後來所至書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錫教養之規往往過於州縣學蓋皆欲倣四書院云

蕙田案書院之設於古未聞宋初始有白鹿洞石鼓應天嶽麓四書院有司以上聞輒爲賜額賜書以優異之逮於南宋之季及元代諸路所立書院尤多固理學昌明之效而太

宗真宗風厲儒術以開一代文明之治其功顧不多哉

觀承案州縣之學國家所建也書院之設乃起於士大夫培植人材之意文翁時官未立學特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雖無書院之名要即書院之義至宋時四大書院而理學昌明真儒輩出為極盛矣元明以來亦相延勿替是固當與學校相輔而行者也又周禮以本俗安萬民四曰聯師儒疏謂致仕賢者使教鄉閭子弟今書院延師猶存此義

宋史選舉志仁宗即位初命藩輔皆得立學慶歷四年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斁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由是州郡奉詔興學而士有所勸矣

文獻通考安定先生胡瑗自慶歷中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東脩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彦其出而筮仕

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慶歷四年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大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大學法

神宗熙寧四年詔置京東西河東北陝西五路學以陸佃等爲諸州學官仍令中書采訪逐路有經術行誼者各三五人雖未仕亦給簿尉俸使權教授他路州軍命近日選薦京朝官有學行可爲人師者堂除逐路官令兼所任州教授州給田十頃爲學糧仍置小學教授八年秋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諸路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京東路兗徐曹鄆青密州應天府各一員京西路西京國子監許陳襄鄧州各一員河北路北京國子監定相滄衛棣瀛州真定府各一員陝西西路陝華耀邠泰燕州永興軍鳳翔河中府各一員河東路潞晉代州太原府各一員淮南路揚州亳州各一員兩浙路杭越蘇三州各一員江南東路饒州江寧府各一員江南西路洪州吉州各一員荆湖南路潭州一員荆湖北路江陵府一員福建路建州一員成都府路眉州成都府各一員梓州路梓州普州各一員利州路利州一員夔州路夔州一員廣南東路廣州一員廣南西路桂州一員

馬氏端臨曰是時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觀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遴選至矣哲宗元祐初齊廬宿常虔潁同懷澶河陽等州始相繼置教授三舍法行

而員額愈多至大觀時吉州建州皆以養士數多置教授三員宣和時罷州縣學三舍法始令諸州教授若係未行三舍已前置者依舊餘並減罷如贍學田產房廊等係行三舍後添給者亦復拘收云

哲宗元祐元年詔近臣擇經明行修堪內外學官者人舉二員遂罷試補法

二年中丞胡宗愈言學者初登科遂顓師席非是詔內外學官經任年至三十方得在選　四年以舉薦頗衆詔須命舉乃得奏上

紹聖元年三省立格侍從臺諫國子長貳歲舉堪任諸州學官一員須常中進士或制科年及三十者若制科進士第在上五人禮部奏名在上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人太學上舍得第即皆不試而用餘並名附吏部春秋試凡試兩經大義各一道以通經善作文爲合格已經舉試中書籍其姓名俟有闕則選授焉於是內外見學官非制科進士出身及由上舍生入官者並罷時學官已立試法潭廣已下十一州教授本付吏部擬注者令三省選差

宋史選舉志元符二年初令諸州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生三試不升舍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至則補爲外舍生諸路選監司一員提舉學校守貳董幹其事遇補試上內舍生選有出身官一人同教授考選須彌封謄錄

崇寧元年宰臣請天下州縣並置學州置教授二員縣亦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

學至則附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開封府留五十五額解土人之不入學者餘盡均給諸州以爲貢額外官子弟親戚許入學一年給牒至太學用國子生額解試州給常平或係省田宅兄養士費縣用地利所出及非係省錢

文獻通考崇寧三年令州縣學用三舍法陞太學罷科舉每上舍生升舍已其秋即貢入辟廱長吏集闔郡官提舉司官即本所燕設以禮津遣限歲終悉集闕下選士入貢其自今年始如有孝弟嫻睦任恤忠和若行能尤異爲鄉里所推縣上之州免試入學教授知通詢審無謬即保任入貢仍具實以聞不實者坐罪有差

蕙田案孝悌睦嫻任恤忠和謂之八行科

三年臣僚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爲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爲君以爲哉與災同制治于未亂安不忘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以爲危亂凶悔皆當避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

四年鮑耀鄉言今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字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時忌如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忌今悉絀之宜禁止詔可

馬氏端臨曰熙寧之立學校養生徒上自天庠下至郡縣其大意不過欲使之習誦新經附和新法耳紹聖崇觀而後群儉用事醜正益甚遂立元祐學術之禁又令郡縣置自訟齋以拘誹謗時政之人士子志於進取故過有拘忌蓋言休兵節用則恐類元祐之

學言災凶危亂則恐涉誹謗之語所謂轉喉觸諱者也則惟有迎逢諂佞而已

七年給事中毛友言比守郡見訴役者言富家子弟初不知書第損數百緡錢求人試補入學遂免身役比其歲升不中更數年而始除籍則其幸免已多矣請初試補入縣學人並簾試以別僞冒從之

宣和三年罷天下州縣學三舍法惟大學用之

高宗建炎初復教官試紹興中議者謂欲爲人師而自納所業于有司以幸中度乃詔罷其試而教授自朝廷選差已而復之凡有出身許應先具經義詩試各三首赴禮部乃下省闈分兩場試之而取其文理優長者不限其數初任爲諸州教官縣是爲兩學之選十五年國子監丞文浩言師儒之官與諸生難疑答問於羣經宜無所不通請自今並於六經中臨期取二經各出兩題無拘義式以貫穿該贍爲合格詔行焉其後四川制置司遇類省試年亦放禮部附試自嘉泰元年始

紹興三年詔淮西路州縣教授並行減罷令逐州有出身官兼

十八年江西轉運賈直清奏諸立縣學於縣官內選有出身人兼領教導尋下國子監參酌措置欲比附舊法縣學委知通於令佐內選有出身官一員兼領教導職事及諸州軍如未差教授處即令本路提舉司於本州有出身官選差一員兼領若州縣官俱無出身只令本學長諭專主教導却令知州縣令覺察點檢從之

二十一年大理寺主簿丁仲京奏贍學田土多爲勢家侵佃望令提舉學事官覺察上謂大臣曰既不度僧常

住多有絶産其併撥以贍學既而戶部請令提舉司置籍拘管其無敕額巷院一體行

朱子崇安縣學田記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于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之家各已受田而其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於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益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産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不得已也

宋史選舉志光宗紹興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復混補法命兩省臺諫雜議可否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國家恢儒右文京師郡縣皆有學慶歷以後文物彬彬中興以來建大學于行都行貢舉於諸郡然奔競之風勝而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升沉不由學校德行道藝取決糊名工雕篆之文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今請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材因大比以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于大學其諸州教養課式升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

金史選舉志府學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處共千人以
嘗與廷試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親并得解舉人為之
後增州學遂加以五品以上官曾任隨朝六品官之兄
弟子孫餘官之兄弟子孫經府薦者同境內舉人試補
三之一凡試補學生以提舉學校學官主之
大定二十九年戶部尚書鄧儼等議計州府戶口增養
士之數於大定舊制京府十七處千人之外置節鎮防
禦刺史州學六十處增養千人各設教授一員選五舉
終場或進士年五十以上者為之府學千十有四學生
九百五人節鎮學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防禦州學
二十一共二百二十五人凡千八百人
元史選舉志世祖中統二年始命置諸路學較官凡諸
生進修者嚴加訓誨務使成材以備選用

至元十九年四月命雲南諸路皆建學
二十三年二月詔江南學較舊有學田復給之以養士
二十四年立國子學於國城之東廻以南城國子學為
大都路學自提舉以下設官有差
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
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
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於朝
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及宣
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路
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教授一員下
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諭一員書院設山長一員凡路
府州書院設直學以掌錢穀
明史選舉志郡縣之學洪武二年太祖諭中書省臣曰

朕惟治國以教化爲先教化以學校爲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於是大建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之數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頒不率者黜之十五年頒學規於國子監又頒禁例十二條於天下鐫立卧碑置明倫堂之左其不遵者以違制論

生員雖定數於國初未幾即命增廣不拘額數宣德中定增廣之額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成化中定衛學之例四衛以上軍生八十人三衛以上軍生六十人二衛一衛軍生四十人有司儒學軍生二十人土官子弟許入附近儒學無定額增廣既多於是初設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於額外增取附於諸生之末謂之附學生員凡初入學者止謂之附學而廩膳增廣以歲科兩試等第高者補充之非廩生久次者不得充歲貢也士子未入學者通謂童生當大比之年間收一二異敏三場並通者俾與諸生一體入場謂之充場儒士中式即爲舉人不中式仍候提學官歲試合格乃准入學提學官在任三歲兩試諸生先以六等試諸生優劣謂之歲考一等前列者視廩膳生有缺依次充補其次補增廣生一二等皆給賞三等如常四等撻責五等則廩增遞降一等附生降爲青衣六等黜革繼取

一二等爲科舉生員俾應鄉試謂之科考其充補廩增給賞悉如歲試其等第仍分爲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應鄉試撻黜者僅百一亦可絕無也生儒應試每舉人一名以科舉三十名爲率舉人屢廣額科舉之數亦日增及求舉者益衆又往往於定額之外加取以收士心凡督學者類然嘉靖十年常下沙汰生員之令御史楊宜爭之而止神宗時張居正當國遂核減天下生員督學官奉行太過童生入學有一州縣僅錄一人者其科舉減殺可推而知也

生員入學初由巡按御史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正統元年始特置提學官專使提督學政南北直隸俱御史各省參用副使僉事景泰元年罷提學官天順六年復設各賜敕諭十六條俾奉行之直省既設提學有所轄

太廣及地最僻遠歲巡所不能及者乃酌其宜口外及各都司衛所土官以屬分巡道員直隸廬鳳淮揚滁徐和以屬江北巡按湖廣衡永郴以屬湖南道辰靖以屬辰沅道廣東瓊州以屬海南道甘肅衛所以屬巡按御史亦皆專敕行事神宗四十一年南直隸分上下江湖廣分南北始各增提學一員提學之職專督學校不理刑名所受詞訟重者送按察司輕者發有司直隸則轉送巡按御史督撫巡按及布按二司亦不許侵提學職事也

明初優禮師儒教官擢給事御史諸生歲貢者易得美官然鉗束亦甚謹太祖時教官考滿兼覈其歲貢生員之數後以歲貢爲學校常例二十六年定學官考課法專以科舉爲殿最九年任滿核其中式舉人府九人州

六人縣三人者爲最其教官又考通經即與陞遷舉人少者爲平等即考通經亦不遷舉人至少及全無者爲殿又考不通經則黜降其待教官之嚴如此生員入學十年學無所成者及有大過者俱送部充吏追奪廩糧至正統十四年申明其制而稍更之受贓姦盜冒籍宿娼居喪娶妻妾所犯事理重者直隸發充國子監膳夫各省發充附近儒學膳夫齋夫滿日爲民俱追廩米犯輕充吏者不追廩米其待諸生之嚴又如此然其後教官之黜降生員之充發皆廢格不行即卧碑亦具文矣諸生上者中式次者廩生年久充貢或選拔爲貢生其累試不第年踰五十願告退閒者給與冠帶仍復其身其後有納粟馬捐監之例則諸生又有援例而出學者矣提學官歲試校文之外令教官舉諸生行優劣者一二人賞黜之以爲勸懲此其大較也

右歷代郡縣學

淮陰吳玉搢校字